

卷八十八

增評補圖大觀錄卷一

悼紅軒原本

東洞庭護花主人評

蛟川大某山民加評

甄士隱夢幻識通靈

賈雨村風塵懷閨秀

此開卷第一也。作者自云曾歷過一番夢幻之後，故將真事隱去，而借通靈說

此石頭記一事。現身說法，當一事無成之際，借他人酒杯，澆自己磊塊，賢者不免

碌一事無成。及當日所有之女子一一細考較去，覺其行止見識皆出我之

上。我堂堂鬚眉，誠不若彼裙釵。我實愧則有餘，悔又無益。大無可如何之日也。當

此日欲將已往所賴天恩祖德錦衣紈褲之時，飫甘饜肥之日，背父母教育之恩

負師友規訓之德，以致今日一技無成，半生潦倒之罪，編述一集以告天下，知我

之負罪固多也。閣中歷歷有人，萬不可因我之不肖，自護己短，一併使其泯滅

也。當此落絳繩牀瓦竈，未足妨我襟懷。況對著晨風夕月，階柳庭花，更覺

無文又何妨用假語村言敷演出來，亦可使閨閣昭傳，復可

破一時事之。人之目不亦宜乎。故曰賈雨村云云，更於篇中閒用夢幻等字

卷八十八集小說章回小說煙粉雙紅堂小說55 D8654000

增評補圖大觀錄一百二十卷 據悼紅軒本排印 清曹霽撰 清高鶚續 清大某山民評 護花主人評 加評



增訂繪圖大觀瑣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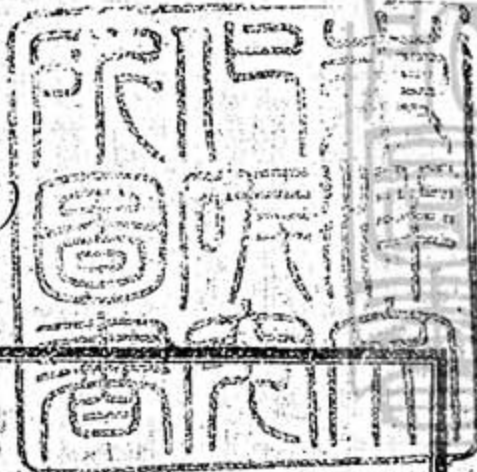
K2976
(13)



双紅堂
小說
55(1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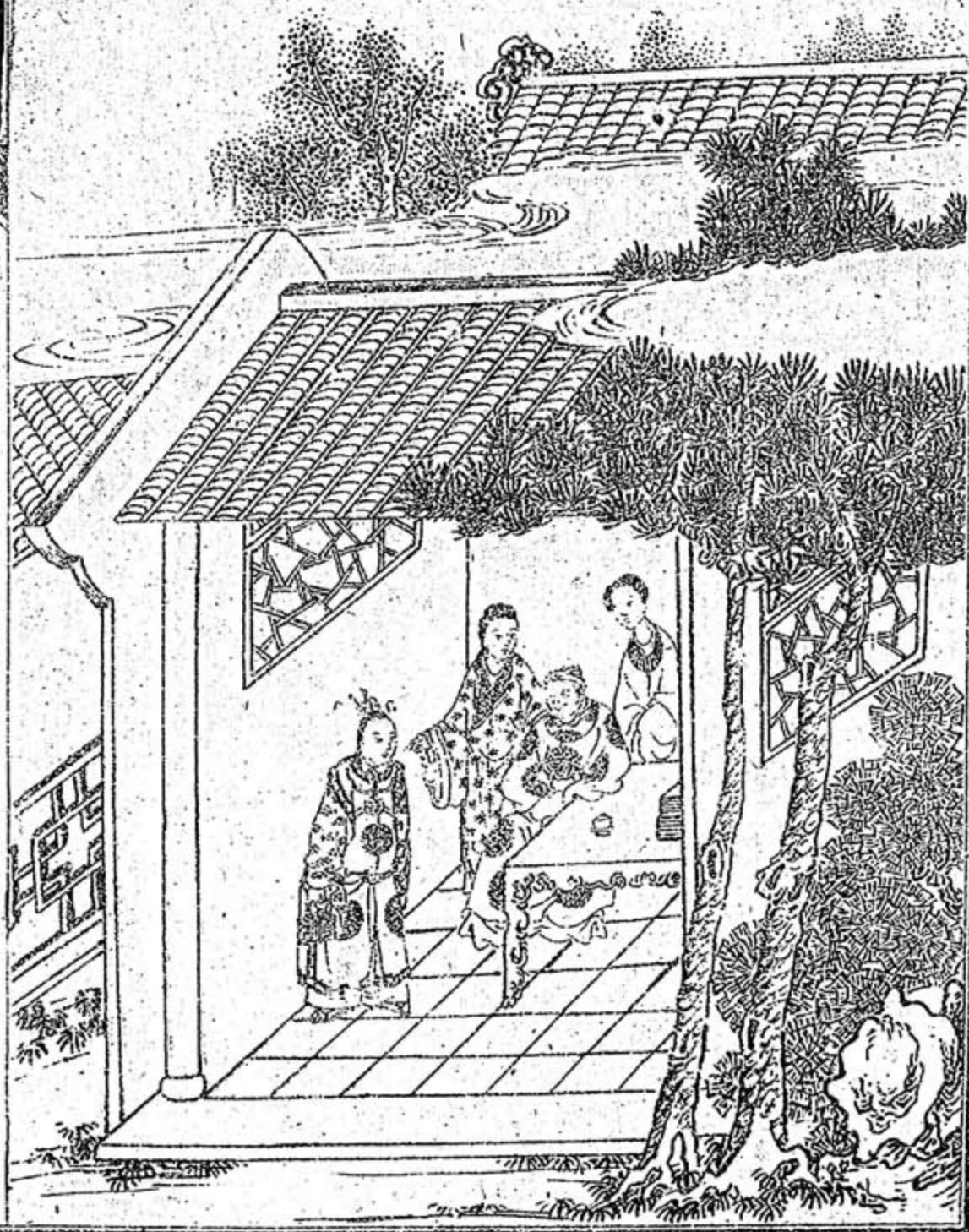
科2976

(13)



第念四册

博庭
歡寶
玉讚
孤兒



第念四册

正家法寶玲瓏寶



增評補圖大觀錄卷八十八

悼紅軒原本

東洞庭護花主人評

蛟川大某山民加評

博庭歡寶玉讚孤兒

正家法寶珍鞭悍僕

李倫曾評

夫功德大慈悲願
此說相傳已久不知
出何佛經亦俗說而

寫經最信心四姑娘
既依已決乃父出世
之心不傳於子而傳
於女青春可惜紅顏
翻可惜

卻說惜春正在那裏揣摩碁譜。忽聽院內有人叫彩屏。不是別人。卻是鴛鴦的聲兒。彩屏出去。同著鴛鴦進來。那鴛鴦卻帶著一個小了頭。提了一個小黃絹包兒。惜春笑問道。什麼事。鴛鴦道。老太太因明年八十一歲。是個暗九。許下一場九晝夜的功德。發心要寫三千六百五十零一部金剛經。這已發出外面人寫了。但是俗說金剛經就像那道家的符殼。心經纔算是符膽。故此金剛經內必要插著心經。更有功德。老太太因心經是更要緊的。觀自在又是女菩薩。所以要幾個親丁。奶奶姑娘們寫上三百六十五部。如此又虔誠又潔淨。嗒們家中除了二奶奶頭一宗。他當家沒有空兒。二宗。他也寫不上來。其餘會寫字的。不論寫得多少。連東府珍大奶奶。姨娘們。都分了去。本家裏頭自不用說。惜春聽了點頭道。別的我做不來。若要寫經。我最信心的。你放下吃茶罷。鴛鴦纔將那小包兒放在桌上。同惜春坐下。彩屏倒了一鍾茶來。惜春笑問道。你寫不寫。鴛鴦道。姑娘又說笑話了。那

已為後文寫姑娘殉
賢母伏根

時特餘絲未至耳

此戲已成廣陵散

欲為開哥兒敘述一
番卻開從文文章
寫起引入於紀事
亦有非同套直頭
布袋者

以個細細提刀則
細無魚類矣特恐
手不願開
先述兒不能對是
為開兒反視法

遊人代借者頗厚
矣到老不知書牒有
甚出息

今之大人先生慣此
方法矣何況小子何
有於害臊

誇讚開兒是光大買
氏門閥者原在此子

宮裁亦善於事上者
與鳳姐有邪正不同
不得云其口給也

宮裁一生苦節守得
蘭兒這大亦不可
不正寫一段為後文
中舉張本

幾年還好這三四年來。姑娘見我還拏了拏筆兒麼。惜春道。這卻是有功德的。鴛鴦道。我也有一件事。向來服侍老太太安歇後。自己念念米佛。已經念了三年多。我把這個米收好。等老太太做功德的時候。我將他襯在裏頭。供佛施食。也是我一點誠心。惜春說道。這樣說來。老太太做了觀音。你就是龍女了。鴛鴦道。那裏跟得上這個分兒。卻是除了老太太別的也。服侍不來。不曉得前世什麼緣分兒。說著要走。叫小了頭。把小絹包打開。拏出來。道。這素紙一縈。是寫心經的。又拏起一炷兒。藏香道。這叫寫經時點著寫的。惜春都應了。鴛鴦遂辭了出來。同小了頭來。至賈母房中。回了一遍。看見賈母。李紈打雙陸。鴛鴦旁邊瞧著。李紈的骰子好擲。下去。把老太太的錘打下了。好幾個去。鴛鴦抵著嘴兒笑。忽見寶玉進來。手中提了兩個細篋。絲的小籠子。籠內有幾個蠅。蠅兒說道。我聽說老太太夜裏睡不著。我給老太太下解解悶。賈母笑道。你別瞧著你老子不在家。你只管淘氣。寶玉笑道。我沒有淘氣。賈母道。你沒淘氣。不在學房裏念書。為什麼又弄這個東西呢。寶玉道。不是我自己弄的。今日因師父叫環兒和蘭兒對對子。環兒對不來。我悄悄的告訴了他。他說了師父喜歡誇了他。兩句他感激我的情。買了來孝敬。

我的我纔拏了來。孝敬老太太的。賈母道。他沒有天天念書麼。為什麼對不上來。對不上來。就叫你儒大爺爺打他的嘴巴子。看他臊不臊。你也殼受了。不記得你老子在家時。一叫做詩做詞。嚇的倒像個小鬼兒。是的。這會子又說嘴了。那環兒小子。更沒出息。求人替做了。就變著方法兒打點人。這麼點兒孩子。就鬧鬼鬧神的。也不害臊。趕大了。還不知是個什麼東西呢。說的滿屋子人都笑了。賈母又問道。蘭小子呢。做上來了。沒有這該環兒替他了。他又比他小了。是不是。寶玉笑道。他倒沒有。卻是自已對的。賈母道。我不信。不然。就是是你鬧了鬼了。如今你還得羊羣裏跑。出駱駝來了。就只你大你。又會做文章了。寶玉笑道。實在是他作的。師父還誇他。明兒一定有大出息呢。老太太不信。就打發人叫了他來。親自試試。老太太就知道了。賈母道。果然這麼著。我纔喜歡。我不過怕你撒謊。既是他做的。這孩子。明兒大槩還有一點兒出息。因看著李紈。又想起賈珠來。這也不枉你大哥哥死了。你大嫂子拉扯他一場。日後也替你大哥哥頂門壯戶。說到這裏。不禁流下淚來。李紈聽了這話。卻也動心。只是賈母已經傷心。自己連忙忍住。淚笑勸道。這是老祖宗的餘德。我們託著老祖宗的福罷了。只要他應得老祖宗的話。就

偶然借便認即真
自我作古見於頑
士我代此子戀矣宮
裁已早見及此誠哉
欲男不如慧女

賢母之言吾知宮裁
之福後未有艾

買母此言實為愛惜
大嫂子之說非專在
關兒身上
此淚根天性來
用接發三用掉
字與蘇玉諸人流淚
不同

關哥兒羞惡之心卻
與人殊此子可望元
宗

是我們的造化了。老祖宗看著也喜歡。怎麼倒傷起心來呢。因又回頭向寶玉道。寶叔叔明兒別這麼誇他。他多大孩子。知道什麼。你不過是愛惜他的意思。那裏懂得一來二去。眼大心肥。那裏還能教有長進呢。賈母道。你嫂子這也說的是。就只他還太小呢。也別很逼緊了他。小孩子膽兒小。一時逼急了。弄出點子毛病來。書倒念不成。把你的工夫都白遭蹋了。賈母說到這裏。李紈卻忍不住撲簌簌掉下淚來。連忙擦了。只見賈環賈蘭也都進來。給賈母請了安。賈蘭又見過他母親。然後過來在賈母傍邊侍立。賈母道。我剛纔聽見你叔叔說你對的好對子。師父誇讚你麼。賈蘭也不言語。只管抿著嘴兒笑。鴛鴦過來說道。請示老太太。晚飯伺候下了。賈母道。請你姨太太去罷。琥珀接著便叫人去。王夫人那邊請薛姨媽。這裏寶玉賈環退出。素雲和細小了頭們過來。把雙陸收起。李紈尚等著伺候。賈母的晚飯。賈蘭便跟著他母親站著。賈母道。你們娘兒兩個跟著我吃罷。李紈答應了一時擺上飯來。了鬢回來稟道。太太叫回老太太。姨太太這幾天浮來暫去。不能過來。回老太太今日飯後家去了。于是賈母叫賈蘭在身傍邊坐下。大家吃飯。不必細述。卻說賈母剛吃完了飯。盥漱了。歪在床上。說閒話兒。只見正、在、盛、時、小了頭兒告

正文為
彩續儀



訴琥珀。琥珀過來回賈母道。東府大爺請晚安來了。賈母道。你們告訴他。知他辦理家務很乏的。叫他歇著去罷。我知道了。小了頭告訴老婆子們。老婆子纔告訴賈珍。賈珍然後退出。到了次日。賈珍過來料理諸事。門上小廝陸續回了幾件事。又一個小廝回道。莊頭送菓子來了。賈珍道。菓子呢。那小廝連忙呈上。賈珍看時。上面寫著。不過是時鮮果品。還夾帶菜蔬野味。若干在內。賈珍看完。問向來經管的是誰。門上的回道。是周瑞。便叫周瑞照帳點清。送往裏頭交代。等我把來帳抄下一個底子。留著好對。又叫告訴廚房。把下菜中添幾宗。給送菓子的來人。照常賞飯給錢。周瑞答應了一面叫人搬至鳳姐兒院子裏去。又把莊上的帳同菓子交代明白。出去了一回兒。又進來回賈珍道。剛纔來的菓子。大爺會點過數目。沒有賈珍道。我那裏有工夫點這個呢。給了你帳。你照帳點就是了。周瑞道。小的會點過。也沒有少。也不能多出來。大爺既留下底子。再叫送菓子來的人問問他。這帳是真的。假的。賈珍道。這是怎麼說。不過是幾個菓子罷。咧有什麼要緊。我又沒有疑你。說著只見鮑二走來。叩了一個頭。說道。求大爺原舊放小的在外頭伺候罷。賈珍道。你們這又是怎麼著。鮑二道。奴才在這裏。又說不上話來。賈珍道。誰叫

丙中必有講究不然
隨二亦何苦尋事
賈珍只論一邊

近日府中奴才竟如此放肆
周瑞之乾兒子乃周瑞之妻之私夫也

如聞其聲

以上一段文字知
周瑞之乾兒子乃周瑞之妻之私夫也
二親戚底裏索其分
利不遂因而有此一
圖之鬧也細閱便知

此特借地租莊子一
事以概家人等之習
弊皆然

下文抄沒錢案至此
一段先提

以上結綴僕一段
以下從去兒接寫鳳
姐一邊事夾敘小紅
家人所以發財即上
文周瑞之例作者連
類及之以俟閱者心
領
芸哥兒一味鑽刺其
品不堪

要緊的在後頭哩
此等處鳳姐卻能見
得到
其流弊必至於此
角大之罵鳳姐刻不
能忘雖有功勞奚補
於事

將小花巷二姐事一
照上明照此暗照一
照一層實暗照一層
注

你說話鮑二道何苦來在這裏作眼睛珠兒周瑞接口道奴才在這裏經營地租
莊子銀錢出入每年也有三五十萬來往老爺太太奶奶們從沒有說過話的何
況這些零星東西若照鮑二說起來爺們家裏的田地房產都被奴才們弄完了
賈珍想道必是鮑二在這裏拌嘴不如叫他出去因向鮑二說道快滾罷又告訴
周瑞說你也不用說了你幹你的事罷二人各自散了賈珍正在廂房裏歇著聽
見門上鬧的翻江攪海叫人去查問回來說道鮑二和周瑞的乾兒子打架賈珍
道周瑞的乾兒子是誰門上的回道他叫何三本來是個沒味兒的天天在家裏
吃酒鬧事常來門上坐著聽見鮑二與周瑞拌嘴他就插在裏頭賈珍道這卻可
惡把鮑二和那們什麼何幾給我一塊兒捆起來周瑞呢門上的回道打架時他
先走了賈珍道給我拏了來這還了得麼眾人答應了正鬧著賈珍也回來了賈
珍便告訴了一遍賈璉道這還了得又添了人去拏周瑞周瑞知道躲不過也找
到了賈珍便叫都捆上賈璉便向周瑞道你們前頭的話卻也不要緊大爺說開
了很是了爲什麼外頭又打架你們打架已經使不得又弄個野雜種什麼何三
來鬧你不壓伏壓伏他們倒竟走了就把周瑞踢了幾腳賈珍道單打周瑞不中

用喝人命把鮑二和何三各人打了五十鞭子攆了出去方和賈璉兩個商量正
事下人背地裏便生出許多議論來也有說賈珍護短的也有說不會調停的也
有說他本不是好人前兒尤家姊妹弄出許多醜事來那鮑二不是他調停著二
爺叫了來的麼這會子又嫌鮑二不濟事必是鮑二的女人服侍不到了人多嘴
雜紛紛不一卻說賈政自從在工部掌印家人中儘有發財的那賈芸聽見了也
要插手弄一點事兒便在外頭說了幾個工頭講成了數便買了些時新繡貨要
走鳳姐兒門子鳳姐在房中聽見了頭們說大爺二爺都生了氣在外頭對打
人呢鳳姐聽了不知何故正要叫人去問問只見賈璉已進來了把外面的事告
訴了一遍鳳姐道事情雖不要緊但這風俗兒斷不可長此刻還算啫們家裏正
旺的時候兒他們就敢打架已後小輩兒們當了家他們越發難制伏了前年我
在東府裏親眼見過焦大吃的爛醉踢在台階子底下罵人不管上上下下下一派
兒的混罵他雖是有過功勞的人到底主子奴才的名分也要存點兒體統纔好
珍大奶奶不是我說是個老實頭個個人都叫他養得無法無天的如今又弄出
一個什麼鮑二我還聽見是你和珍大爺得用的人爲什麼今兒又打他呢賈璉

聽了這話刺心便覺訕訕的拏話來支開借有事說著就走了小紅進來回道芸

二打飽二將尤二姐多姑娘刻除蘇矣耳根一觸心花頓開則其間亦宜笑之可也何必微微即微微笑亦可也何必瞋著寫出邪心舉試想其臉紅之故

其說未竟二人之語都說得斷頭落關描出一時有碎之至

二人鬼鬼崇崇情最吳道子所不能盡好女子而曉看人者

聽了這話刺心便覺訕訕的拏話來支開借有事說著就走了小紅進來回道芸一爺在外頭要見奶奶鳳姐請不必想無事不登三寶殿一想他又來做什麼便道叫他進來罷小紅出來喚著賈芸微微一笑賈芸趕忙湊近一步問道姑娘替我回了沒有小紅紅了臉說道我就是見一爺的事多賈芸道何曾有多少事能到裏頭來勞動姑娘呢就是那一年姑娘在寶二叔房裏我纔和姑娘小紅怕人撞見不等說完趕忙問道那年我換給一爺的一塊絹子一爺見了沒有那賈芸聽了這句話喜的心花俱開纔要說話只見一個小了頭從裏面出來賈芸連忙同著小紅往裏走兩個人一左一右相離不遠賈芸悄悄的道回來我出來還是你送出我來我告訴你還有笑話兒呢小紅聽了把臉飛紅了賈芸一眼也不答言同他到了鳳姐門口自己先進去了然後出來掀起簾子點首兒口中卻故意說道奶奶請芸二爺進來呢賈芸笑了一笑跟著他走進房來見了鳳姐兒請了安並說母親叫問好鳳姐也問了他母親好鳳姐道你來有什麼事賈芸道姪兒從前承嬌娘疼愛心上時刻想著總過意不去欲要孝敬嬌娘又怕嬌娘多想如今重陽時候略備了一點兒東西嬌娘這裏那一件沒有不過是姪兒一點孝心只怕嬌娘不肯賞臉鳳

雲霄真好口風真會讚判剛合著嬌娘心腹

最恨有求於人偏不肯直說假作大方之樣以如一喝實獲我心勝倚麻姑爪搔癢倒過出來然二奶仍豈受人欺者乎

恐彼事不成而復整說此一層真好口風

公事兒不成

家事兒也不成

姐笑道有話坐下說賈芸纔側身坐了連忙將東西捧著放在傍邊桌上鳳姐又道你不是什麼有餘的人何苦又去化錢我又不等著使你今日來意是怎麼個想頭兒你倒是寔說賈芸道並沒有別的思想頭兒不過感嬌娘的恩惠過意不去罷咧說著微微的笑了鳳姐道不是這麼說你手裏窄我很知道我何苦白白兒使你的你要我收下這個東西須先和我說明白了要是這麼含著骨頭露著肉的我倒不收賈芸沒法兒只得站起來陪著笑兒說道並不是有什麼妄想前幾日聽見老爺總辦陵工姪兒有幾個朋友辦過好些工程極妥當的要求嬌娘在老爺跟前提一提辦得一兩種姪兒再忘不了嬌娘的恩典若是家裏用得著姪兒也能給嬌娘出力鳳姐道若是別的我卻可以作主至於衙門裏的事上頭呢都是堂官司員定的底下呢都是那些書辦衙役們辦的別人只怕插不上手連自己的家人也不過跟著老爺服侍服侍就是你二叔去亦只是為的是各自家裏的事他也並不能攙越公事論家事這裏是陋一頭兒攙一頭兒的連珍大爺還彈壓不住你的年紀兒又輕輩數兒又小那裏纏的清這些人呢況且衙門裏頭的事差不多兒也要完了不過吃飯賭跑你在家裏什麼事做不得難道沒了

與性一齊揭破

巧姐一哭人知雲兒
飽恨致生心實他不
知早識其人頭音唱
者故見了即哭

此時巧姐見買芸而
哭即伏後文串賣之
根

尋香耐親與心香料
時全恐更改吁恩不
其矣德絕
可找東西是送禮
不半時作下場語

買芸人自曉曉得

小紅一滿真婢品之
最下者
已接過矣又說誰要
半推半就之景宛乎
可想

二門口細語字字鈞
魂三生石上有緣者
方能聽著

上云誰要你道東西
你先去罷此云你去
罷又云誰叫你和
生疏紅之於雲則竟
係之矣

小紅亦有戲之人

這碗飯吃不成。我這是實在話。你自己回去想想。就知道了。你的情意。我已經領了。把東西快拏回去。是那裏弄來的。仍舊給人家送了去罷。正說著。只見奶媽子一大起。帶了巧姐兒。進來。那巧姐兒身上。穿得錦團花簇手裏。拏著好些頑意兒。笑嘻嘻。走到鳳姐身邊。學舌。賈芸一見。便站起來。笑盈盈的。趕著說道。這就是大妹妹麼。你要什麼好東西。不要那巧姐兒。便啞的一聲。哭了。賈芸連忙退下。鳳姐道。乖乖。不怕。連忙將巧姐攬在懷裏。道。這是你芸大哥。哥哥怎麼認起生來了。賈芸道。妹妹生得好相貌。將來又是個有大造化的。那巧姐兒。回頭把賈芸一瞧。又哭起來。疊連幾次。賈芸看這光景。坐不住。便起身告辭。要走。鳳姐道。你把東西帶了去罷。賈芸道。這一點子。嬌娘還不賞臉。鳳姐道。你不帶去。我便叫人送到你家去。芸哥兒。你不要這麼樣。你又不是外人。我這裏有機會。少不得打發人去叫你。沒有事。也沒法兒。不在乎這些東西。東西上的。賈芸看見鳳姐執意不受。只得紅著臉道。既這麼著。我再找得用的東西來。孝敬嬌娘罷。鳳姐便叫小紅。拏了東西。跟著賈芸送出去。賈芸走著。一面心中想道。人說二奶奶利害。果然利害。一點兒都不漏縫。真正斬釘截鐵。怪不得沒有後世。這巧姐兒。更怪見了。我好像前世的冤家。是。的。真正晦氣。白鬧了。這麼一天。小紅見賈芸沒得彩頭。也不高興。拏著東西。跟出來。賈芸接過來。打開包兒。揀了兩件悄悄的。遞給小紅。小紅不接。嘴裏說道。二爺別這麼著。看奶奶知道了。大家倒不好看。賈芸道。你好生收著罷。怕什麼。那裏就。知道了。呢。你若不要。就是瞧不起我了。小紅微微一笑。纔接過來。說道。誰要。你這些東西。算什麼呢。說了這句話。把臉又飛紅了。賈芸也笑道。我也不是為東西。況且那東西。也算不了什麼。說著話兒。兩個已走到二門口。賈芸把下剩的。仍舊揣在懷裏。小紅催著賈芸道。你先去罷。有什麼事情。只管來找我。我如今在這院裏了。又不隔手。賈芸點點頭兒。說道。二奶奶太利害。我可惜不能常來。剛纔我。說的話。你橫豎心裏明白得了。空兒再告訴你罷。小紅滿臉羞紅。說道。你去罷。明兒也來。常走走。誰叫你和他生疏呢。賈芸道。知道了。賈芸說著。出了院門。這裏小紅站在門口。怔怔的看他去遠了。纔回來了。卻說鳳姐在房中。分付預備晚飯。因又問道。你們熬了粥了沒有了。頭們連忙去問。回來回道。預備了。鳳姐道。你們把那南邊來的糟東西。弄一兩碟來罷。秋桐答應了。叫了頭們伺候。平兒走來。笑道。我倒忘了。今兒晌午。奶奶在上頭。老太太那邊的時候。水月菴的師父。打發人來。

家。是。的。真正。晦。氣。白。鬧。了。這。麼。一。天。小。紅。見。賈。芸。沒。得。彩。頭。也。不。高。興。拏。著。東。西。跟。出。來。賈。芸。接。過。來。打。開。包。兒。揀。了。兩。件。悄。悄。的。遞。給。小。紅。小。紅。不。接。嘴。裏。說。道。二。爺。別。這。麼。著。看。奶。奶。知。道。了。大。家。倒。不。好。看。賈。芸。道。你。好。生。收。著。罷。怕。什。麼。那。裏。就。知。道。了。呢。你。若。不。要。就。是。瞧。不。起。我。了。小。紅。微。微。一。笑。纔。接。過。來。說。道。誰。要。你。這。些。東。西。算。什。麼。呢。說。了。這。句。話。把。臉。又。飛。紅。了。賈。芸。也。笑。道。我。也。不。是。為。東。西。況。且。那。東。西。也。算。不。了。什。麼。說。著。話。兒。兩。個。已。走。到。二。門。口。賈。芸。把。下。剩。的。仍。舊。揣。在。懷。裏。小。紅。催。著。賈。芸。道。你。先。去。罷。有。什。麼。事。情。只。管。來。找。我。我。如。今。在。這。院。裏。了。又。不。隔。手。賈。芸。點。點。頭。兒。說。道。二。奶。奶。太。利。害。我。可。惜。不。能。常。來。剛。纔。我。說。的。話。你。橫。豎。心。裏。明。白。得。了。空。兒。再。告。訴。你。罷。小。紅。滿。臉。羞。紅。說。道。你。去。罷。明。兒。也。來。常。走。走。誰。叫。你。和。他。生。疏。呢。賈。芸。道。知。道。了。賈。芸。說。著。出。了。院。門。這。裏。小。紅。站。在。門。口。怔。怔。的。看。他。去。遠。了。纔。回。來。了。卻。說。鳳。姐。在。房。中。分。付。預。備。晚。飯。因。又。問。道。你。們。熬。了。粥。了。沒。有。了。頭。們。連。忙。去。問。回。來。回。道。預。備。了。鳳。姐。道。你。們。把。那。南。邊。來。的。糟。東。西。弄。一。兩。碟。來。罷。秋。桐。答。應。了。叫。了。頭。們。伺。候。平。兒。走。來。笑。道。我。倒。忘。了。今。兒。晌。午。奶。奶。在。上。頭。老。太。太。那。邊。的。時。候。水。月。菴。的。師。父。打。發。人。來。

那些小沙彌小道士
即在大觀園中放出
寄頓交芹哥兒收管
者

已隱隱伏後芹兒事

其報應尚未及鳳姐
者此時氣焰未衰也
然而已近矣

呆了一呆四字中多
少悔懼而鳳姐終於
不知警悟果又何益
也

家運就衰遂有此等
疑鬼疑神之舉
那一個三字一頓因
鳳姐之說而小了頭
進來八字作兩句讀

尤二姐一靈未泯魂
向誰伸氣知小了頭
不是撒謊
俗所謂口硬骨頭酥

出去了三字與上文
進來二字合掉

推測心事者鑒之

補敘秋桐情事

覆而會之是足鬧了
一夜

要同奶奶討兩瓶南小菜。還要支用幾個月的月銀。說是身上不受用。我問那道婆來著。師父怎麼不受用。他說四五天了。前兒夜裏因那些小沙彌小道士裏頭有幾個女孩子睡覺沒有吹燈。他說了幾次不聽。那一夜看見他們三更以後燈還點著呢。他便叫他們吹燈。個個都睡著了。沒有人答應。只得自己親自起來。給他們吹滅了。回到炕上。只見有兩個人。一男一女。坐在炕上。他趕著問是誰。那裏把一根繩子往他脖子上一套。他便叫起人來。眾人聽見點上燈火。一齊趕來。已經踢在地下。滿口吐白沫子。幸虧救醒了。此時還不能吃东西。所以叫來尋些小菜兒的。我因奶奶不在房中。不便給他。我說奶奶此時沒有空兒。在上頭呢。回來告訴。便打發他回去了。剛纔聽見說起南菜。方想起來了。不然就忘了。鳳姐聽了。呆了一呆。說道。南菜不是還有呢。叫人送些去就是了。那銀子過一天。叫芹哥來領就是了。又見小紅進來。回道。剛纔二爺差人來說是今晚城外有事。不能回來。先通知一聲。鳳姐道。是了。說著。只聽見小了頭從後面喘吁吁的喊著。直跑到院子裏來。外面平兒接著。還有幾個了頭們。咕咕唧唧的說話。鳳姐道。你們說什麼呢。平兒道。小了頭兒有些膽怯。說鬼話。鳳姐說。那一個小了頭進來。問道。什麼鬼

話。那了頭道。我剛纔到後邊去。叫打雜兒的添煤。只聽得三間空屋子裏嘩喇嘩喇的響。我還道是貓兒耗子。又聽得唉的一聲。像個人出氣兒。的是的。我害怕就跑了。鳳姐罵道。胡說。我這裏斷不興說神說鬼。我從來不信這些話。快滾出去罷。那小了頭出去了。鳳姐便叫彩明。將一天零碎日用帳對過一遍。時已將近二更。大家又歇了一回。略說些閒話。遂叫各人安歇去罷。鳳姐也睡下了。將近三更。鳳姐似睡不睡。覺得身上寒毛一慄。自己驚醒了。越踢著越發慄起來。因叫平兒。秋桐過來作伴。二人也不解何意。那秋桐本來不順鳳姐。後來買璉因尤二姐之事。不大愛惜他了。鳳姐又籠絡他。如今倒也安靜。只是心裏比平兒差多了。不過外面情兒。今見鳳姐不受用。只得端上茶來。鳳姐吃了一口道。難為你睡去罷。只留平兒在這裏就殼了。秋桐卻要獻勤兒。因說道。奶奶睡不著。倒是我們兩個輪流坐坐。也使得。鳳姐一面說。一面睡著了。平兒秋桐看見鳳姐已睡。只聽得遠遠的雞叫了。他二人方都穿著衣服。略踢了一踢。就天亮了。連忙起來。服侍鳳姐梳洗。鳳姐因夜中之事。心神恍惚不甯。只是一味要强。仍然硬撐起來。正坐著。納悶。忽聽個小了頭兒在院裏問道。平姑娘在屋裏麼。平兒答應了一聲。那小了

頭掀起簾子進來。卻是王夫人打發過來來找賈璉。說外頭有人回說要緊的官事。老爺已出了門。太太叫快請二爺過去呢。鳳姐聽見嚇了一跳。不知何事。下回分解。

護花主人評曰

上回敘妙玉走魔。此回即接寫惜春寫心經。以揭心定自靜。心明自慧妙諦。惜春說老太太做了觀音。鴛鴦就是龍女。鴛鴦說除了老太太。別的也服侍不來。俱與將來殉主關照。

要寫寶玉讚賈蘭。先寫賈環不長進作襯。

寶玉說。師父讚賈蘭。一定有大出息。是爲賈蘭中舉伏筆。

鮑二何三打架受責。是後來糾盜根苗。

了頭中。小紅最爲不堪。小輩中。芸兒最是下作。不堪之幼婢。自然看中下作之小主。

寫賈芸謀薦匠人。即暗描工部之弊。

巧姐一見賈芸便哭。伏後來串賣情事。

水月菴老尼見鬼。自是東窗事發。鳳姐安得不一動心。此心一動。諸邪俱入空屋。人聲三更發慘。不獨尤二姐一人也。

大某山民評曰

此回仍是甲寅年深秋閒事。

增評補圖大觀錄卷八十八終

東洋圖書印

詞
人
公
物
在
公
子
填

